

肖医生与董小姐：一场网络狂欢

20250507新闻实验室



生哥付费圈

时政/财经/认知/热点

历史1万+付费文立即获取

请加微信: xuetang7799

愤怒驱动但又终将消散的流量，难以回答这些问题。



新闻实验室会员通讯(838)肖医生与董小姐：一场网络狂欢

五一假期的中文网络世界，比旅游晒图更火热的内容，是针对中日友好医院肖飞医生出轨事件引发的全民吃瓜和声讨。民众关注与讨伐的焦点并不是肖医生，而是出轨事件的女主角

“董小姐”——通过协和医学院

“4+4”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曾在中日友好医院进行规培学习的董袭莹。

这是一段时间以来罕见的一起针对社会不公平事件的全民大讨论。本期新闻实验室会员通讯，我想谈几点我的观察。

「教育公平与体制合法性」

从肖医生出轨到“董小姐”教育背景的热点转移，清晰地揭示出：比起性丑闻，人们更关心的是教育公平。更何况，事件涉及的是医学教育——它既是人命关天的，同时也是大众印象当中非常辛苦、培养年份超长、被视为具备很高技术含量的学科。

其实仅仅是“教育公平”这几个字就足以引发舆论热潮。十几年前的2011年，就有一名老师[发帖](#)“做了15年老师我想告诉大家，这个时代寒门再难出贵子！”引发全网热议。紧接着，《南方周末》也发表头版文章《[穷孩子没有春天？寒门子弟为何离一线高校越来越远](#)》，成为当年的爆款。

不仅是《南方周末》，中国不少媒体的编辑记者都发现：触碰“教育公平”的敏感神经是一个屡试不爽的爆款法则。

在中国，教育提供了最重要的阶层上升可能，民众对于教育公平的感知和信赖程度足以影响对整个体制的看法。政治学者刘含章就曾在[论文](#)中提出，向上的流动性是中国政府获取民众支持的重要因素。

她在论文中写道：政府提供向上流动性的一种主要方法，就是建立“选贤任能”的绩优制 (meritocracy)，具体的做法包括：

- 。将遴选程序写入法律法规；
- 。采取配套措施加强选贤任能的做法；
- 。建立一套发现和惩处错误行为的制度。

虽然她的论文直接研究的是公务员考试，但医学教育的逻辑也是类似的：

经过5年本科、3年硕士（往往还要加上3-4年博士）的寒窗苦读，筛选出兼具能力与付出的学生，让他们获得稳定且相对高薪的工作（并且大部分都属于体制内职位）。出身寒门的学生经过整个流程之后，基本可以肯定地实现阶层跃迁。

相对清晰的规则、肉眼可见的辛劳、确定的上升通道，这些都让医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承载了教育公平、选贤任能的想象。因此，当这样的想象遭遇挑战时，人们的反应是巨大的，义愤情绪是高涨的，讨论热情是持久的。

「网络狂欢的局限性」

大量的讨论让事件上升为“舆情事件”后，一个重要的观察角是：墙内报道与讨论此事的空间有多大？

目前来看，事件被热议多日，除了少数文章被删除（下文会再提到被删除文章的特点）之外，相关内容基本没有受到审查，媒体报道也顺利刊发。审查的机器不会因为民众的热烈关注而退让——正好相反，越被热烈关注的话题，遭遇内容审查的可能性就越

大。但是，围绕“董小姐”的堪称沸腾的网络舆论，却并未遭遇太多限制，这其实恰恰说明：“董小姐”的家庭并不像很多帖子说的那样神通广大、一手遮天，否则热度很快就会被压下去。

我们从官方发布的[辟谣信息](#)中已经知道，董袭莹的爷爷并不是301医院董宝玮教授，她的外公也不是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米耀荣教授。

而目前没有被辟谣(或可视为“被默认”)的信息则是：董袭莹的爸爸是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副书记、总经理，妈妈是北京科技大学工程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这样的家庭算是“京城婆罗门”吗？我比较认同王明远在“阜成门六号院”的[分析](#)：“这种家庭，在北京的朋友圈中算是标配，他们属于65后、75前的一代，但凡毕业于一个985级别的高校，工作比较勤奋、为人不至于太死板的情况下，都是比较容易达到这级别。这样的家庭在北京至少有数万个，确定说是一个上中产或高知家庭，如果非要说贵，那顶多是富贵，而不能是权贵。”

所以，“董家行为分明就是一个中等家庭善于钻营的典型，董的成长更像是一个虎妈鸡娃，在京城有限资源的高度竞争中，拼命在维护社会地位不下降，甚至是有所上升的过程。这本

质是一种平民的逻辑，而不是权贵家庭的逻辑，如果真是上层，会害怕高曝光，唯恐别人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就像有钱人怕人知道自己有钱，只有没钱人才爱好炫耀以及拼命赚些钱。”

有意思的是，这篇文章的原文已经被微信：xuetang7799公众平台删除，显示“违规无法查看”。这或许正好证明了：谈论“董小姐”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她本身算不上什么权贵，但是仔细去分析谁才是权贵就触碰到敏感点了。

这也是这场网络吃瓜狂欢的局限性之一：终究只能针对并非顶层的人开炮，而真正的特权阶层则隐身在人们看不见、不知晓的地方。

网络狂欢的另一个局限性是，为了实现更强的道德驱动力，于是套用非黑即白的二元叙事，将与批判对象相关的一切都打成负面。

一个最典型的细节是：很多情绪高昂、流量可观的文章，都将董袭莹毕业的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说成了很差的学校，比如类比成“三本”，甚至是“野鸡大学”。但其实，巴纳德学院 (Barnard College) 是美国著名的文理学院，是“七姐妹”（美国东北部7所著名女子文理学校）之一。

为了加强“无能的董小姐凭借权贵身份获得医学博士”的叙事，一些像巴纳德学院这样具体的元素都在网络舆论中被扭曲了。其实，协和的“4+4”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许多檄文都将它说成专门为特权阶层设置的腐败通道，而这种制度本身具备的一定合理性则常常被抹杀。今年3月25日，就在肖医生和董小姐的事件引爆舆论前几天，丁香园曾经发布一篇

[《非医学本科也能进协和读临床?4年毕业能拿博士证，可规培+考执医》](#)

介绍这一制度。文章总结说：“无论个体感受如何，对医生的要求越来越精细化、多样化，已成必然趋势。

…未来的医学教育项目，或许远不止4+4试点班。”

而文章下面的三条最高赞评论则是：

- 。归根结底，还是在招聪明学生。
- 。医学就该这样嘛，说实话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存在我们五年制这个学位。培养出的人要规培，工资低，劳动强度大。诸位要是选择医学，首选国外读MD，然后5+3，其次4+4，因为4+4还得规培，还只收精英中的精英，最次五年制。五年制就是牛马中的牛马，实习一年投机取巧累死累活地考上专硕继续牛马三年。
- 。协和4+4都第七届了，怎么还这么惊讶。也就是说，其实在此次事件之前，大家（尤其是医学圈内部）对于4+4的模式的基本态度可以说是认可的，至

少没有激烈反对。但此事一出，一项已经运行七年的制度就突然变成了糟糕的腐败管道。

指出这些局限性，并不是全然否认最近的全民讨论带来的积极意义——最起码，它让某些群体(尤其是知识精英，董的父母都属于这个群体)精致利己的“常规操作”被更多人看到了。但是，它多半带不来制度的改进和社会公平的实质提升，因为这种网络舆论是重点模糊、欺软怕硬的。在火热的流量之下，不仅更高阶的不公平操作不被看见，热闹一阵之后也很难有具体的改革方案被推进。如果说“4+4”确实是针对了中国医学教育中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到底怎样以更好的方式去应对？“4+4”有没有尽可能排除推荐制中的人情与腐败的可能？

我们很难期待网络吃瓜和愤怒驱动但又终将消散的流量去回答这些问题。

「机构媒体的无所作为」

当然，网络舆论本就不该被寄予这样高的期待。要拨开众声喧哗之中的噪音，廓清更结构化的问题、探索更可行的改革方案，就必须依赖机构媒体。

但是，在此次事件中，机构媒体几乎是无所作为的——不是说没有报道，不少媒体都有做报道，有的还直接采访了肖医生，但是大部分媒体基本的

报道模式是：跟随议题，而非引领讨论；附和情绪，而非提出独到视角。简单来说，在机构媒体的报道和评论中能读到的绝大多数信息，都早已被自媒体写过。几乎所有的疑点和更多的相关名单，都是网民和自媒体找出来的，而非机构媒体提出；几乎所有的报道角度和评论观点，也走不出网民已有评论的范畴。在花式繁多的自媒体文章衬托下，机构媒体的文字显得味同嚼蜡。

举一个机构媒体无所作为的具体案例。《新京报》在一篇[评论](#)中这样说：“董袭莹就读的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含金量究竟如何，是否符合协和医学院入学条件？网络上的信息纷繁复杂、真假难辨，很多‘知情者说’未必就符合真实情况。但由于此事涉及严肃的教育公平，协和医学院作为招生主体，有必要站出来回应质疑，给舆论一个明确的答案。”

其实，巴纳德学院的含金量如何，这真的不是一个“真假难辨”、需要协和医学院出来解释的问题。有许多自媒体账号已经对这个问题给出了很丰富的回答，比如[这篇](#)、[这篇](#)、[这篇](#)。机构媒体的不少文章，尤其是评论文章，一方面能读出许多的小心翼翼，不敢提出更进一步的制度质疑，也不敢忤逆网络舆论的主流；另一方面又

能读出一种贫乏，既有一手信息的贫乏，也有观点角度的贫乏。

当然，做出有分量的文章需要时间，也许过段时间我们会读到更好的报道。我个人期待读到的角度包括：对知识精英为何堕落、如何自利的深度调查；对中国医学教育传统模式利弊的诚恳分析；对协和“4+4”实行七年来成败得失的如实记录 and 改革建议。总之，我希望机构媒体能带我们跳出对具体几个人的批判，花精力去好好探究：事情是怎样出问题的、它有没有可能变好？